

一位日本史研究者的评论

村 和明

原文为日语，翻译：陈璐

- 我并没有专门关注这个问题并对其展开过研究，所以我想在平常视野范围里谈一谈。
- 在韩国发生的现象及其问题点，整体给人与日本非常相似的印象。
- 以下，我想谈几个在日本发生的(可能与韩国不同)问题和我想展开讨论的点。
- 在日本发生的事态：
 - 有问题意识的研究者有很多，虽然他们平常也会谈论这些问题，但是集体讨论和对其展开活动，我却感觉仍很有限（地域史料的调查以及研究方面的合作已持续有数十年）。
 - “历史学”、“历史学专家团体”，结合国家、社会所需求的“历史”（包括亚文化）一起考虑的话，可以发现日本的“历史学”主要是由大学的专家团体担任，其中高中教师和业余乡土史学家等也有加入。但随着后者的急剧减少，前者的孤立化正日益显著。有关“历史”的话语，日本有过被历史学专家团体独占的时期吗？
 - “历史”的流感效应，波及了众多其他领域的研究人员（其中包括自称为研究人员的）和记者们。历史学出身的专家非常少，其他专家对他们的目光也很挑剔。这两个世纪以来，能写出故事型历史的历史家（如赖山阳，吉川英治，司马辽太郎等），他们的影响力非常大，但近年来很少出现像他们一样的历史家。
 - 受欢迎的“历史”内容，有“爱国的”（政治层面的善恶二元论）、英雄主义式的、立志传式的（谈成功的秘诀）、感伤和情绪化的、杂谈和小故事（短篇小说类）等特点。这些与几个世纪以来平民娱乐（戏剧、小说、电影、电视剧等）的传统相关，其中有一些近年来开始披上“伪科学”的外衣，与专家之间的言论区分逐渐变得暧昧了吗？
 - 正在发展的部分主要是网页上发布的短篇，和以退休人员为对象的内容吗？这些内容的背景似乎是，工作时间长，工资低、疲劳、不安、不满等情况。
 - 不仅仅是文学院，教育学院、经济学院、法学院和农学院等众多学院，也属专家团体（就业地点、研究人员培训）的一部分，但在这方面，正在急速衰退。
 - 信息的数字化不断推进，但是历史相关史料和研究书的数字化却十分滞后。
 - 专家撰写薄本易读的《新书》、《选本》，这类书籍有长达几十年被广泛阅读的文化传统，近年来又开始活跃起来，成为现实的希望。
- 我想讨论和挖掘的问题：
 - 我想分别考虑：不只是历史学问题的一面，以及其中凸显历史学的一面。

- (超越历史学)知识体系骤变，学术和专家的权威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动摇。而，不以研究为目的的“伪科学”正在不断扩张。在日本，以国家权威为背景的大学权威，或者以大学和权威出版社等为背景的“知识分子”的权威已半数崩塌，一部分还遭到(反精英主义的)敌视。
 - (历史学)既能诉诸感情，促进理解世界，而且谁都可以谈几句，所以非学术性言论也广泛存在。但是，这些言论除专家之外是很难区分的(判断的标准是否形式大于内容?)。在政治和商业活动中利用价值高，就容易受到其影响。
- 我想尽量用历史学的方法来思考这些问题。想把这些问题看作“与专门研究别无二致的活动”，借此深化历史学本身的发展。
 - (比如，作为理论和方法)历史学是以纸版印刷的论文、书籍、封闭式口头讨论这样的方式发展的，对启蒙性、普及性的传播方式自觉持保守态度，以及它给历史学带来的利弊分析。进一步探索今后的方向(不局限于共同体的残存问题)。
 - (又比如，作为研究对象)个人收集信息认识世界的机制、某个言论变得权威且具有影响力的机制、专家团体·专业知识与国家·社会的关系、社会分裂和统合的样态等，围绕这些问题深化研究。刷新观点。
- 我希望通过思考，历史学以及专家团体应该要改善的地方，意识到其不可改变之处。以及思考如何在(知识、技术、伦理、历史资料)的残存与学术自尊两之间取得平衡？阐明和积累那些乍一看并不起眼的事实、基于事实根据进行讨论、慎重衡量信息的可靠性、不急于得出结论、保存有依据的信息等，我希望认真对待以上这些做法的价值。对有这种价值观的人来说，学问与共同体作为其依靠，如何继续共存？
- 探索变化方式与预测社会今后将如何变化，是密不可分的吧。我认为在信息量爆炸性增长的现代，正是信息秩序体制日渐确立的过程，但现在还看不出它会发展成什么样。企业平台的动向、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普及、国家征收民意的方式的变化等等，我认为这些方面是非常重要的……

以上